

太虛文選

向子平 沈詩醒 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太虛文選

西澤博 編輯・監

III



東京大学出版会

太倉文選

向子平題

向子平 沈詩醒 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太虛文選/ 向子平, 沈詩醒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325-4328-1

I. 太... II. ①向... ②沈... III. ①太虛法師(1889~1947)-文集 ②佛教-文集 IV. B9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07238 號

責任編輯 顧美華

封面設計 黃琛

太 虛 文 選

(全二冊)

向子平 沈詩醒 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61 插頁 19 字數 1,600,000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7-5325-4328-1

B·610 定價: 1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太虛大師——

一位勇於改革、創新、自強、自省的佛門大德

(代序)

沈詩醒

一、太虛身世

釋太虛(1890 ~ 1947)，法名唯心，別號悲華。浙江崇德人。生當大清帝國搖搖欲墜，維新、共和革命浪潮洶湧激蕩的十九世紀末葉。出家前，因生辰八字中缺金水少木，故乳名淦森，學名沛林。父親呂駿發，為農家子出身的泥瓦匠，廿七歲娶親得子，翌年病逝，遺下出生才八個月的兒子和年方十六歲的嬌妻。大師自童年五歲起，因母親張氏無奈改嫁而唯外婆是依。外婆姓周，道名理修，是出生在江蘇吳江的富家女，對經典、寶卷、小說、詩偈、傳奇、故事知之甚多，每遇議論講解，聽者莫不敬服。此時外婆 50 多歲，已家道中落，無從挽回，便攜兒帶孫，移居離家三里外的大隱庵，過起茹素清修的生活。外婆除了在道庵中念經外，還常去其他的念佛會念阿彌陀佛。每年輪流着去杭州天竺、玉皇及普陀、九華山進香，道佛兼奉。

大師五歲開始在小舅張子綱倚大隱庵開設的蒙館接受啓蒙教育，因體弱多病，斷斷續續地讀了幾年書，而舉凡先生所教《蒙文十篇》、《四書》及《詩經》、《唐詩選本》等等，只要二三遍後，便能強記背誦出來。八歲那年，隨小舅到錢塘江邊另一學館，初見江水連天，心靈為之震撼，又外加營養改善，心情開朗，健康也有好轉，於那學館實實足足地讀了一年書。這一年讀的書，勝過了前二三年所讀的全部。小舅高興時添講些《今古奇觀》、《聊齋志異》等，

大師聽得津津有味，隨着理解能力的提高，有時還能對上幾句對子，於是遂有“神童”的稱譽。一年之後回到了大隱庵。接着幾年中不是養病，便是隨外婆朝山進香。自十三歲至十六歲，先是母親等親人病故異鄉，再加大隱庵的庵主西歸，外婆只好遷居更遠的小庵。接二連三的變故，讓外婆不得不送大師到長安鎮上的百貨店當學徒。三年中學徒、生病，再學徒，雖病魔纏身，卻於兩次學徒過程中，讀了不少閒書，還積攢了準備日後去普陀山出家的盤纏。

二、出家起修

說起大師出家緣由，首先源於他隨外婆的清修生活。還在大師剛記事那時起，衣食起居全依賴外婆。在他最早的意識中，除了外婆的功課及念佛聲外，便是大隱庵內觀音龕前的琉璃燈。大隱道庵的正殿當中供着三清、玉皇、斗母、靈官等，左供觀音，右供雜神。大師“有一次看着外婆把燈放下來，添了油，燃了火，又扯上去，注視得非常明晰深刻。同時，並想像屋樑下懸有一個什麼靈活的東西在牽動着，而各種知識記憶乃從此萌芽了。”（見《太虛自傳》之一）

其次，隨外婆朝山進香對他的影響。九歲那年七月，外婆要去九華山進香，大師送外婆上香船後，死活不肯回家硬要跟着去，外婆只好答應。去九華山，須先坐小船到嘉興，再轉大船由運河入長江。當小船途經江蘇吳江平望小九華寺時，香客全體下船入寺進香，沿途遇廟皆是如此。這次登大山是大師頭一遭。一行七、八十人有僧、有尼，善男信女中，更多老阿爹老阿婆。每日船中聽大家念佛誦經持咒，朝暮課誦以及聽講種種古迹、菩薩、羅漢、神仙的軼聞趣事，使大師心情特別快活，印象特別深刻。此後三年（九至十二歲），體弱多病的大師常跟外婆朝山進香，不亦樂乎。所到之處，不論九華、普陀、天童、育王，“對於寺院僧衆更深欽慕”。

一九〇年四月，大師忍不住內心的苦悶，於是下定決心在一個

晴天的下午，穿戴整齊，藉故離開了長安鎮，乘上了去嘉興的夜航船。到了嘉興正打算買了去滬的船票再轉往普陀山，卻誤上了去蘇州的船。當他半途意識到錯誤時，立即決定在平望登岸，以圖次日再赴上海。在平望，他獨自散步至鷺豆湖畔的小九華寺，猛然想起九歲那年秋天隨外婆朝九華山，曾經此寺入內燒香一事，遂思何不就此拜師出家？！於是入得寺中向小九華的監院士達法師說明來意，士達法師當即允諾剃度並收留了他。從此，大師開始了他的出家生活，平望小九華寺的士達和尚成了他第一個拜求的剃度師父，並依禪宗臨濟門下取名“唯心”。

大師初入佛門接近的法師除士達和尚外，又有蘇州木瀆靈岩山寺的明鏡法師和寧波的鎮海斷橋頭玉皇殿的住持樊年師公。由於剃度時尚未立表字，而在玉皇殿韋天護法像前占籤，得“此身已在太虛間”籤語，因而立字“太虛”，以字行。大師從小跟隨外婆，受佛教薰陶，且聰慧過人，深得師父們的器重。樊老道心甚好又忠厚謙和，待太虛慈愛有加。見大師有病，便携他醫治服藥，令趨康復。大師的傳戒和尚乃天童寺的主持八指頭陀，法名敬安，字寄禪。他那奇偉的形貌，洪亮的嗓音，令人肅然起敬。在戒堂上，大師對《毗尼日用》、《沙彌》、《四分》、《梵網戒本》以及各種問答，強記熟誦，對答如流，並在一次演習問答中，答得最完全的唯一一人，由此得到在場的寄禪法師、了余教授等的深切關注。了余教授極力誇獎，八指頭陀則更許以唐玄奘的資質，囑樊老加意維護。衆法師的賞識，無疑為大師此後的修習提供了方便。

三、兩度閉關

1907年，虛齡十八的大師得到了一次到寧波西方寺藏經樓首度閉關閱藏的機緣。大師晚年在《自傳》中寫道：“圓瑛介紹我到西方寺閱藏，大有造我一生。”此前，大師已得八指頭陀引薦，在寧波江東永豐禪院依止水月法師讀經一年多。八指頭陀道行甚高，

又是有名的詩僧，時人以唐代詩人賈島相比況。其時寧波的佛教僧中，上等的文字是八指頭陀，一般的書箋、緣起、疏啓等則請求水月法師。在備受寧波僧界所敬重的水月法師處，大師除受讀《法華經》、《楞嚴經》，閱讀《指月錄》、《高僧傳》、《綱鑑》等，還買來詩韻，練習詩文並閱讀《四書》《五經》、歷史、古文學，“處僧衆中矯然有鶴立雞群之慨”。期間，大師因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而入住天童寺禪堂。在禪堂中領略了禪和子的團體生活，如坐香、跑香、吃放參、敲叫香、當值、出坡等等。也常聽到和尚及班首開示。尤以八指頭陀所講開示，最爲精湛。偶然狹路相逢，又提示話頭促令起疑參究。在這次閉關靜修中，大師先是找《夢遊集》、《紫柏集》、《雲棲法集》以及各種經論等，沒系統地抽來亂看。且時與同修的昱山以詩唱和，數日間，即和過西齋淨土詩各百零八首。後得同住藏經閣的老法師的指點，知道自己這樣“東扯西拉地看，不是看藏經法，應從《大般若經》天字第一函，依次每日規定幾多卷的看法，由經而律、而論、而雜部，如此方能把大藏全看一遍。”“從此乃規定就日力所能及，端身攝心看去。依次日盡一二函，積月餘，《大般若經》垂盡，身心漸漸凝定。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刹煥然炳現如凌空影像，明照無邊。坐經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數日間，閱盡所餘般若部，似偈非偈的詩句隨意抒發，日數十紙，累千萬字。從此，以前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以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活用，悟解非凡。”

這次閉關，對太虛心靈的震撼非同尋常。禪家所謂：“靈光一現，炯脫塵根”；文字般若，由衷煥發，使其在佛法、佛理上不再僅從體、相表解，而是翻進一層。這從《太虛自傳》之三記錄1908年夏初他去寧波七塔寺聽講《天台四教儀》，與諦閑法師的機鋒公案中不難察見。然畢竟僅靈光乍現，未得究竟，故仍落“斷”、“常”之見中。不過通過閉關，其“心智透脫無滯”，對禪典疑團的冰釋，及隨心活用台、賢、相宗及至世間文字，悟解進升，確實是他“獲得佛

法新生命的開始。”與此同時，在佛法見地和真修方面的認識，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時隔七年，1914年10月，大師再度閉關。地點在浙江普陀山錫麟禪院。那年大師廿五歲。他說：“是冬，每夜坐禪，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作體空觀，漸能成片。一夜，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忽然心斷。心再覺，則音光明圓無際，從泯無內外能所中，漸現能所、內外、遠近、久暫，回復根身座舍的原狀，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心再覺，係再聞前寺之晨鐘矣。心空際斷，心再現覺而漸現身器，符《起信》、《楞嚴》所說。乃從《楞嚴》提唐以後的《中國佛教綱要》，而《楞嚴攝論》即成於此時。從茲有一淨裸明覺的重心爲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

普陀山閉關，爲時兩年半，較上次的一年，多出一倍半的時間。但不同的是間隔七年，期間受大時代新思潮、新學、新政等變革思想的影響，心態已非昔比，而境界在作“體空觀”一長夜後，心斷再覺，則更有“淨裸明覺”之感。其幽思風發、妙義泉湧，言辯文辭，迅捷如神，幾幾乎“真不離俗，欲皆徹真”，所表現出來的理論風格，爲之大變。不僅如此，他將印度因明、西洋邏輯、中國名辯熔冶一爐，於論理學、心理學、文理學等方面，寫出構思系統的綱領。並涉覽諸部廣律、律論及唐、宋、明人關於戒律的疏述，《整理僧伽制度論》亦由此時開始。

這一期普陀閉關是大師一生中思緒敏捷，辯才無礙，下筆如有神，著述最豐富的時期。

1915年，也就是在大師二度入關的第二年春季，他致力於研究嘉祥關於《三論》的各種玄疏，心契於《百論疏》的妙辯神用，每遇破斥，竟有無不可縱橫如意之勢，因擬作《一切可破論》。

同年入夏，他聚精會神在《楞伽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成唯識論》的研習，尤其對《法苑義林章》和《唯識述記》用功最多，一直持續到1916年。當他閱讀《述記》到釋“假智詮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宴會諸法雖言自相，真覺

無量情器——塵根識法，皆別別徹見，始終條理，精微嚴密，森然秩然，有萬非昔悟的空靈幻化，及從不覺而覺心漸現身器堪及者。”（見《太虛自傳》之八）

至此，他的佛學見地爲之一變。從大藏經中找到了大乘佛法之源，即“人乘法”。他主張通過五戒十善，使佛法深入民間，淨化人心，改良風氣，優化風尚，清明政治。進而再倡“圓覺之乘，不外大智慧、大慈悲之兩法，而唯人具茲本能……唯此仁智是圓覺因，即大乘之習所成種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換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階也。”如此等等，皆是太虛宣導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依據，這些依據除根源於佛法外，便是來自譚嗣同的《仁學》及康有爲、梁啟超、章太炎、嚴復等著作，乃至辛亥革命孫中山思想的影響。

四、弘法護教

大師出關後弘法護教的立足點，便是“實行大乘佛法，建設人間佛教”。他弘法，非同尋常以經解經，而是將佛理結合現實人生和人文科學，有《佛學的現實論》、《佛法之四現實觀》、《佛法與科學》、《人生觀的科學》、《佛教人乘正法論》、《佛學之人生道德》、《佛法原理與做人》、《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等等；護教，則是以《僧格之養成》、《佛教之僧自治》、《僧教育要建築在僧律儀之上》、《修持與研究》、《僧教育之目的與程式》、《整理僧伽制度論》爲提倡。大師對佛法一向主張“以解導行，以行證解，解行相應，澄清僧海”。而相對於世法，他真俗二諦，運用自如；對於人文科學，他則兼通內外，學貫中西，他的演講，縱橫捭闔，融會貫通，令僧俗讚歎。

那些年來，他身在空門，不絕俗離世，心繫佛教，卻放眼世界。他從國內到海外，從亞洲到歐洲、美洲，除考察日本、東南亞佛教情況，參加國際佛教會議外，便是宣講中國佛教。他以佛法經世護

國，以正念創建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重慶漢藏教理院，並發起籌組巴黎——北京世界佛學苑……從參加寄禪江蘇僧教育會到在南京創立中國佛教會，所有的行願，都是大乘佛法與人間佛教的具體實踐。有道是“幽居原同困磚磨，呼吸常通萬里波”，不但是他在關中的自我寫照，也是他畢生的寫照。

五、勇於改革

大師勇於改革，是針對佛教界內部的種種弊端；勇於創新，是對大乘佛法的實行與人間佛教的建設；勇於自強，是對三藏五明之學的好學深思，精進不怠；勇於自省，是對僧團改制與佛教革命的失敗，不怕直面，敢於承擔。

早在1907年西方寺閱藏期間，大師原準備循他出家修學的路線前行。正當他以禪悅為食，法喜充滿之時，有溫州僧人華山別號雲泉的前來找他。每次閒聊，總是向他力陳世界和中國大勢所趨，佛教亦非盡快改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為功。當時大師聽了不以為然，且心精勇銳，目空一切，濡筆為文與其辯論，泛從天文、地理，雜及理化、政教等，積十餘日，累十數萬言。淨寬等見相爭莫決，出為調解。大師也覺自己一向對中國學術思想不太了解，好奇心驟發，因此表示願借各類新學書籍一閱。華山即以所攜康有為《大同書》、梁啟超《新民說》、章炳麟《告佛弟子書》、嚴復譯《天演論》、譚嗣同《仁學》及五洲各國地圖，中等學校各科教科書等借閱。讀後，大師對《仁學》尤愛不釋手，徒然激發以佛學入世救世的弘願熱心，勢將不復自遏，“遂急轉直下地改趨回真向俗的途徑……”這是新學、革命思想入侵後，太虛首度萌發“佛教革命”的想法。

隨後，1913年八指頭陀進京為維護僧權，遭侮受屈含冤西歸，激發太虛大師提出“教理、教產、教制”三革命。由於年輕氣盛，思考欠周，過於急進，因而遭到多方抵制反對，終告失敗。繼而著《整理僧伽制度論》，將僧團的改革朝理想化方面推進了一步。然

而依然没能如願以償。再則僧伽教育的推行,也不理想。這並非是太虛大師個人的因素,而是“舉世魔炎互煎迫”,“國難世難紛交錯”的大時代逆緣所致。大師從小到大所受到的,都不是正規的學校教育,即使是二十歲時修習過半年的楊仁山所創金陵刻經處附屬“祇洹精舍”,也並非正規的僧伽學院。也許因為如此,才使他為達到建立理想的僧教育目標,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直至建立起前面提到過的好幾所佛學院。

作為中國近代佛教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佛教領袖,一代宗師,大師在佛學上不僅僅是深入經藏,融通教理,歸併八宗(即將傳統佛教的十三宗,通過他自己對經論的認識,作重新劃分:把小乘成實、俱舍歸入大乘論和唯識;將涅槃併入法華;攝論併入唯識;地論併入華嚴……),兼論四行(即指律、禪、淨、密);而且在鑽研了各宗所依經論之後,提出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又對法相唯識深入研究後,認為法相唯識是一體兩面,不可分隔,因為“法相必宗唯識,唯識即攝法相”。由於這一見解,引發了與歐陽竟無居士主張法相、唯識是二非一學說觀點的大分歧,以致針鋒相對,形成兩大流派,影響佛學界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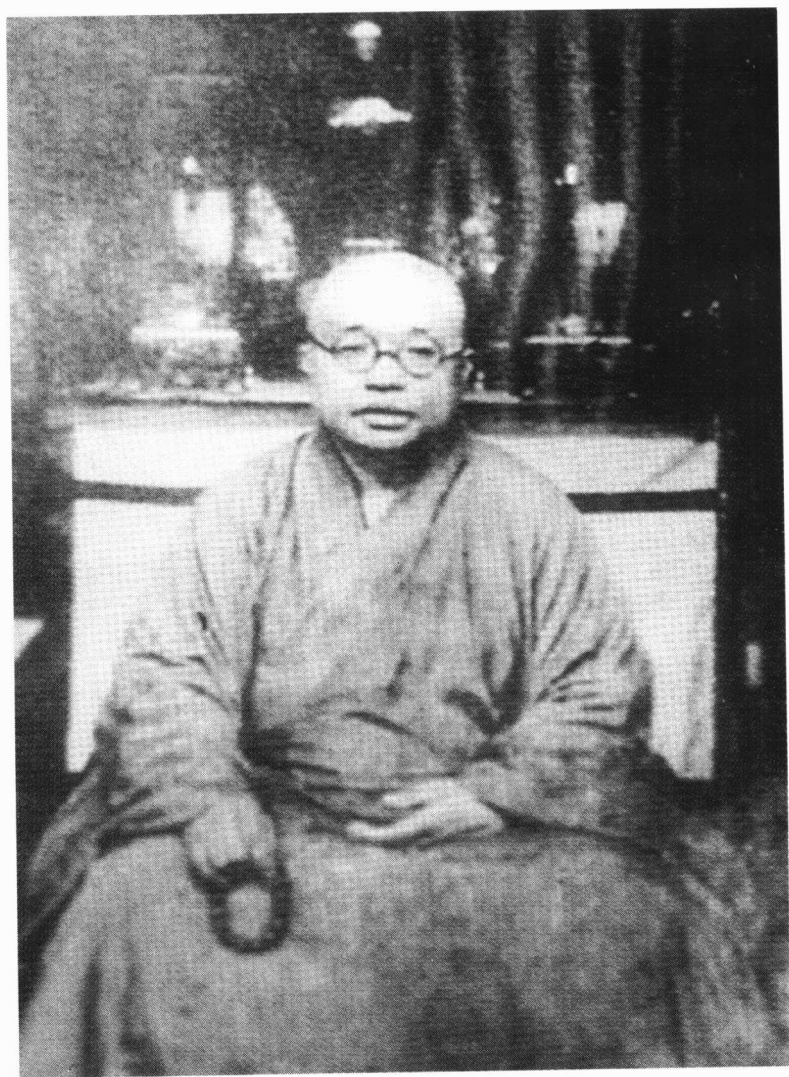
對於太虛大師著作的全集,早在大師住世之時,就已着手進行。然而由於人手缺乏,尚未理出頭緒,1947年3月17日,大師忽遽示寂。是年五月二十日,印順法師率續明、楊星森、杜名廉三人,假溪口雪竇寺圓覺軒開始編纂工作。從搜集、抄寫、校訂、圈點、編纂到全書完成,七百餘萬言,花了一年時間。而由於出版經費不足,全書二十編的出版經滬、港、臺三地花了十年時間,即1958年才得以完成。《文選》的選編,盡可能將太虛大師最具代表性,又能反映大師精神風貌的著述囊括其中,並按照具體內容分門別類編排。因水準有限,難免有編排和取捨失當之處,還望讀者批評指正。

2007年1月8日

於太虛法師誕辰日



太虛大師法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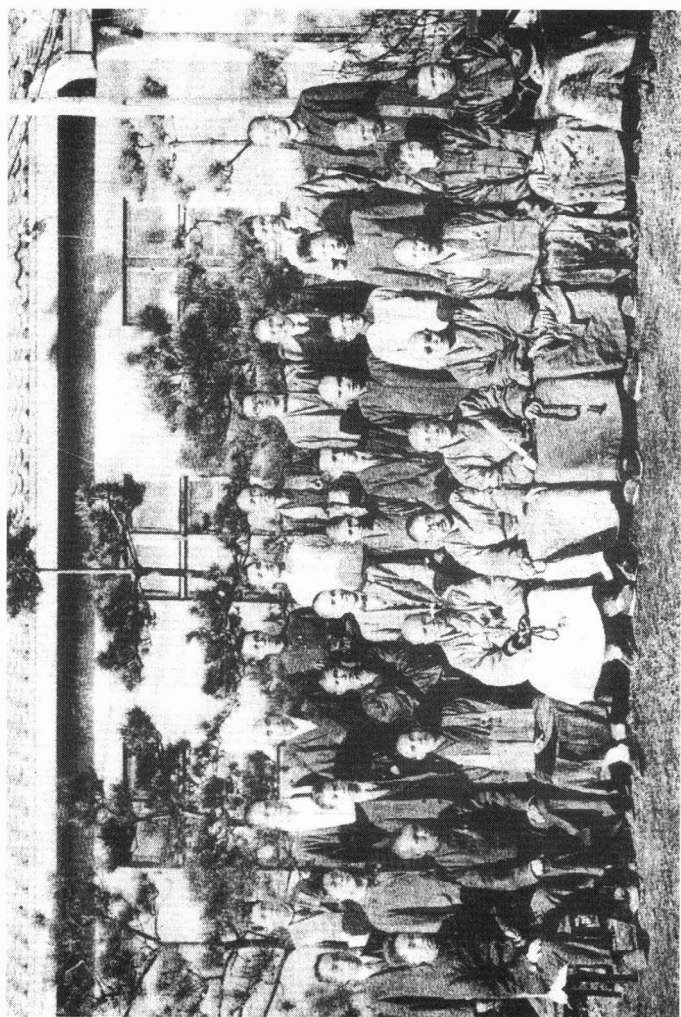
太虛大師青年時期



太虛大師法相（1917年）



着原始佛教道服的太虚法相



參加東亞佛教大會留影
 (前排左第四位起：持松、太虛、道階、曼殊揭諦、覺力、張宗載、寧達蘊)